

# 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超出前人预料的急剧变化，而当代科技革命被人们认为是造成这种急剧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代科技革命究竟怎样影响了当代社会、这种影响怎样改变了当代社会、当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又使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处于一种怎样的历史境遇之中、应该怎样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对当代社会进行分析、又应该怎样根据变化了的当代社会去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

马克思是在形成唯物史观以及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的过程中提出并阐述社会形态理论的。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对事物、现实、感性，不应该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该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845—1846年，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进一步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生产力制约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在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作为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样，他在阐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初步提出了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并提出了从分析现实的、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社会要素出发，进而分析社会关系，揭示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思想。1846年12月，他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提出了“社会形式”的概念，他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1847年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又进一步提出生产关系总构成社会的思想，他说“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他说，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果。不过，又有整整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存在于交换价值控制了生产的全部深度和广度的现代世界和这样一些社会形态之间，这些社会形态的基础是一种公社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12页）1959年1月，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形态理论作了一个经典表述，他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的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就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经历的具体社会形态的划分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又有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两种。五形态说是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概括，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所谓三形态说是指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根据人与人关系和人的发展的不同情况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可以看出，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五形态说中的前三个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属于三形态说中的最初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五形态说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则是三形态说中的第二大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五形态说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就是三形态说中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

个性的社会形态。

总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态就是指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有机体，不同的生产力要求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所组成的不同的经济基础要求着不同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说明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阶段性，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联系和继承说明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唯物史观就是利用社会形态范畴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描述为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演变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为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因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人制定革命纲领和行动路线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

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自己有两点重要的声明：第一，当年马克思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可以到到处套用的历史哲学公式，他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在这封信中他还说：“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第二，马克思强调要对具体社会作具体分析，他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区分为三个理论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一般论述，它们对人类社会是普遍有效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论述，它们对于人类发展历史的整体来说是有效的；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具体社会形态的论述，它们只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才是有效的。不同层次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真理普遍性和不同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 二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科技革命社会影响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和思路。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仅仅理解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理解为利益性的社会结构。当代科技革命社会影响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当年曾经论述过而为后人所忽略的社会结构，即由生产力的技术工艺性质、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组织关系、社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社会科学认识所构成的社会组织管理结构，或说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利益性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性的社会结构的辩证结合构成了现实社会的整体。因此，只有既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利益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功能性社会结构的影响，我们才能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的判断。

### 1、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型的生产力

在当代科技革命影响下，社会正在形成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力，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当代科技革命成果的应用；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加快着新知识、新理论的形成和传播速度，加快着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的速度，加快着管理决策、资金流通、生产周期、市场交易的速度，从而在总体上导致了这种新型生产力的高速乃至跳跃式的发展；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是在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挑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高度竞争性是这种新型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曾被恩格斯称为具有社会性的生产力。不过，这种社会性在19世纪还主要局限于某些地区、国家范围内，那时的世界市场还不是很发达。今天的局面则完全不同了，这种新型生产力的社会化已达到了世界性的程度；传统的机械化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种生产力也暴露出了与人性相对立、相敌视的特点。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是在克服机械化生产力的上述问题中形成和发展的，它的核心问题是为了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追求着技术、生产人性化的发展方向。

### 2、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型的生产方式

生产力技术工艺性质的重大变化总会导致人们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机器的采用曾经把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改造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新型生产力也正在形成着新型的生产活动方式：机械化的机器系统所形成的是机械化生产方式，自动化系统则形成着自动化的生产方式。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地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退出来，从车间转入控制室和操纵台；机械化生产方式是一种死板、划一的刚性生产方式，天（机器）不变，道（产品）也不变。当前，这种生产方式正在改变，刚性生产方式正在变为柔性生产方式，同样一套制造系统可以灵活地生产出各种不同的产品；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生产力造成着集中型生产方式，包括机器、原料、人口、产品和市场的集中，大工厂、大企业、大城市都是这种集中型生产方式的产物。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抑制了不断集中的发展趋势，为分散型生产方式提供了条件。但是，这种分散决不意味着回复到工业化以前的那种小生产方式，而是建立在由现代交通、运输、通讯手段所形成的广泛的乃至全球的联系基础上的分散，这种分散不但没有否定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趋势，相反倒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趋势的新的存在形式；机械化生产是一种分割型生产方式，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既保留合理的科学的分割和分工，又从整体目标出发，形成着系统整体型的生产方式。

### 3、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型的的市场交换方式

当代科技革命为市场交换提供着新手段、新形式，对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对知识、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使知识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显地扩大了市场交换的客体。这类市场与传统的物质产品市场一样遵循着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但这类市场又有其特殊规律；当代科技革命所提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使人们冲破了地域位置上的阻隔和障碍，人们利用这些现代化工具可以同时跨区域市场、国内市场、世界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可以方便灵活地从一个市场转入另一个市场，从而不断地扩大着市场空间，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工具加快着资本、商品和信息的流通速度，迅速提高着交换速度和交换频率。市场主体可以迅速地从过去的交换活动中脱身出来去开展新的交换业务；现代信息技术改变着交换的形式和手段，改变着银行业务的开展方式、股票交易方式。电子市场开始取代昔日售货员的叫卖市场，而自动提款卡、支票卡，信用卡、结算卡和电话卡等各式各样的塑料卡正在使支付手段、支付方式发生变化，利用这些技术设备，人们可以坐在家中购物，也可以手持一卡走遍天下有钱花。历史上每次流通手段的变化都导致了商品交换方式的革命。今天，电子信息取代纸币而成为流通手段，使得市场交换朝着电子化、信息化、符号化的这一崭新方向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把供求双方直接联系在一起，使市场的透明度不断增加，市场主体越来越可能把自己的经营活动建立在对市场准确分析的基础上，极大地减少自己行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从而推动了市场机制、体系和功能的不断完善，使市场竞争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 4、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当代科技革命不断地开发着新产品、形成着新产业，不断地更新着原有产业的技术基础，从而使社会的产业结构、人们的就业结构经历着重大的改造。就社会的产业结构而言，其变化表现为：新兴的科学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一种新技术开发成功，就会生产一种新产品，形成一种新产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当代科学技术革命还以自动化、信息化的高新技术使服务业也具备了现代产业的新面貌；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挑战面前，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根本改造，使制造业也走上了自动化、信息化、电子化的发展道路。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三增三减”：传统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传统的体力劳动型的就业岗位(蓝领工人岗位)减少，技术型、脑力劳动型的就业岗位(白领工人岗位)增加；全日制就业机会在减少，非全日制就业机会在增多。这表明，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正在形成新的职业和就业结构。当代社会的职业集团已经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职业集团。那时社会上最大的职业集团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产业工人集团，今天这个集团在缩小，而从事技术性、脑力性职业的白领工人集团在不断壮大，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职业集团。这种变化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它使得现代社会以不同于近代社会的特点和规律向前发展。

### 5、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的财产占有方式和社会分层结构

财富具有社会的、历史的性质，它的构成及其存在形态都是历史地演变的。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改变着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知识、信息、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更为重要的一种资本。知识致富、信息致富、技术致富正在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着人们致富的新途径。由此也相应地形成着三种新的社会阶层。一些拥有知识、信息、技术专长的专家和风险资本结合起来，创办科技密集型企业、高科技企业，经过高度紧张的创业和奋斗，获得成功之后，他们就会获得高额收入和股票，成为科技企业家阶层；某些掌握知识、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受企业股东的聘请，走上企业经营管理岗位，形成了以总经理、经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阶层；一些文化素质高、技术熟练的工人可以获得稳定的职业、体面的工作条件，丰厚的报酬，还可以获得各种福利和保障，从而成为工人中的富有阶层。因此，随着科学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高科技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知识、技术、信息成为新型的资本、新型的财富，成为社会成员从一种财富阶层跳向另一种财富阶层的重要因素。

社会各阶层的人数比例正在由过去的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纺锤形结构，传统的雇佣方式也受到了挑战。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高技术的发展也造成着新的社会分化。有些人因为天时地利而获得成功，成为信息“富有者”；另一些人因天时不利而失败，成为信息“贫困者”。高技术社会并不是富有田园诗味的社会。

### 6、当代科技革命形成着新型的权力和组织管理结构

权力历来同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财产所有权导致了各种经济权，而经济权又导致了政治权。今天，在当代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组织管理活动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组织管理权力成为相对独立于经济权、政治权的一种新型权力。这是一种由经营、组织、管理活动的职能所派生出来的权力，具有技术操作的性质，能否行使这种权力取决于经营者、组织者、管理者的才能及其掌握的专门知识。这也是一种工具性的权力。不同的社会集团因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而具有不同的利益和目的，但却可以使用相同的经营、组织、管理的体制和权力；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管理结构，就是下层众多的管理科室和人员隶属于上层少量的管理处室和人员的一种组织管理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高度的集中统一，权力都集中在上层的中央管理机构。面对当代科技革命挑战引起的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传统科层制管理结构的各种弊端和问题日益暴露，正在改变为网络型组织管理结构，即除了由下层到上层的垂直的信息传输渠道之外，还有同一层次各管理机构 and 人员之间的横向的信息传输渠道，不仅管理高层可以及时获得全局的信息，而且处在任何管理层级和岗位上的人们也能及时地获得全局的信息。管理权力不是只集中在管理高层，而是分散到各层次、各方面的管理岗位和人员。各种管理岗位上的人员都有一定程度的决策和管理的权力，形成了一种分层决策、分层管理的权力结构，信息和指令的传递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反馈型的。这样的组织就不再是那种按机械原则形成的“机器”，而是由系统网络联结成的一种“有机体”，是一种快速灵活的决策系统，也是一种高效高质量的管理系统；现代信息系统既为人们获取信息也为人们表达意愿提供了条件，“网上论坛”、“网上议会”、“网上法庭”、“网上政府”之类的形式不断出现，促进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和民主要求，也实际地开辟着民主活动的新形式。人们开始不满足于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意愿并行使权利的方式，而要求直接参加决策和管理，出现了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演变的新动向，预示着人类文明的新飞跃。

## 三

当代科技革命在社会结构诸方面所引起的新变化，使得当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规律，与马克思当年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了明显的区别。

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说，马克思当年所分析的主要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资本家家族所有制。当然马克思晚年也看到了股份制，对股份制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如他说，股份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7页）应该说，马克思的分析是很深刻的、富有远见的，至今还是正确的。但同时要看到，当时股份制还刚刚出现，而今天股份制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形式，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形式向股份制的法人资本所有制形式的演变；

以经营管理来说，当年资本家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管理者，因此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

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8页）不过，马克思后来也看到了管理权同所有权相分离的趋势，如他指出，“一个Epitropos[古希腊的监督人]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egisseur[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manager)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4-435页）我们同样要指出，虽然马克思敏锐地论述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但这种分离的普遍化毕竟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年月发生的；

以市场交换来说，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他说，“在不过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自己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一种不顾个人自由意志而压倒一切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6-997页）马克思通过对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认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讨论了自动化的发展怎样创造着交换价值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但马克思所看到的科学技术主要是机械化的工业技术，至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则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才兴起和发展的。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即使在西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理论家虽然常常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实际上接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问题，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给予了回答和解决。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企业管理从把人作为机器附件到把人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演变，实际上都是在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问题，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缓和了一些矛盾。在当代科技革命影响下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中的发展，确实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估计，与他们生前所看到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比，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俄国、中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地看问题，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在建立的初期，都曾经显示过它的优越性，特别在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其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在现代科技革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革命面前，它的弊端就逐步地暴露了出来。这种用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取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完全适应不了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国际市场情况瞬息万变的竞争。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失败之后，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局面，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领导人民进入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前者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后的所有制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前者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而后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前者是依靠市场对资源进行基础性的配置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后者是不需要“价值”插手而由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消费；前者仍然存在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雇佣劳动者等等的社会分层结构，而后者被设想为消灭了阶级而只剩下脑力、城乡、工农三大差别；前者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而后者被设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面对上述现实，国内外学术界在讨论当代社会形态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大的倾向有两种：一种观点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姓社姓资的划分标准，但这种观点在解释现实时也出现了混乱和困难，往往会得出今天的资本主义不象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主义也不象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于当代资本主义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回答，也仍然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观点和论证。；另一种观点则完全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划分姓社姓资的标准，于是出现了更加五花八门的看法。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理论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讨论在当代科技革命影响下的当代社会的形态问题，说法很多，如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虚拟社会等等，这些观点大多偏重于对生产力的技术工艺性质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组织管理结构，也即我们所说的功能性社会结构的分析，但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市场经济问题都避而不谈，隐含的前提常常是资本主义已经是历史的总结，人类社会再不会发展到新的社会形态了。这种观点的困难在于它不完全符合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实际，因为那里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天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并没有完全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揭示的社会矛盾，而且还形成了若干突出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人口、生态环境、资源能源、贫富悬殊、南北不平衡、民族冲突等等矛盾和社会问题。

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论述已经不完全符合今天的实际、关于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道路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实现、他们当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从现在所达到的社会条件来看实现起来也具有操作上的困难。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形态理论过时了。因为人类社会不管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总是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社会结构，总是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总要要进行生产劳动，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就会发展、就会推动社会前进，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就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我们判断一个社会不应该根据它自己宣称什么或别人称呼它什么，今天无论是对当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他国家处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上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论述去抽象地争论它们姓社还是姓资，而应该去分析它们自身中所存在的社会基本矛盾，通过对现实矛盾的分析去寻找它们前进的现实途径，从今天的现实条件出发，对未来社会的新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及其实现道路作出新的探索和论证。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